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稡編卷二十四

宋　岳珂　撰

籲天辯誣四

張憲辨

王明清揮麈録曰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飛狀於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

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廝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一隶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一更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暗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閒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裏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婺州則無事也有甚

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罪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懐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人來教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太尉道我遮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

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遮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在襄
陽府不動只在那裏駐劄朝廷知後必使岳相公彈壓
撫諭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
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
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教相公來時我
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
張太尉道虜刼舟船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
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待我

做則須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若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傅選道我不伏俊道傅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俊道遮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起發我須教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敵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遮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

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
如何怕俊道若敵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南面有張
相公北面有敵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
道理待我遮裏兵纔動時使人將文字去與敵人萬一
支吾不前教敵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
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遮裏糧盡數着船裝載前
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遮裏
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

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别做轉動我那裏不一年教敵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嵬遊奕伏我不伏後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背嵬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後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來我廨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吃飯與說我廨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令自家滿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教我

怎生置禦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教我管他滿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呌起姚觀察於教場内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教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

與他彈壓不可教亂恐壞了遮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
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
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
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
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
整齊必不到道生事張太尉道姚觀察賣弄他人馬整
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
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俊去辭張

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麤重物事轉换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滿一處你収拾等我來呌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因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刼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禄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俊後來繼而金人侵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内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

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令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詰張相公前告首又恐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令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兼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轉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勅宣劄在家收付外有告首呼千等補副都頭宣繳中外庶曉俊

忠義不曾作過 闕 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應求請曰樞密院史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范瓊領兵京東俊為劄子

臣珂辨曰嗚呼張憲之事臣尚忍言之哉夫天下之理固有跡非相關而其始終乃相須而後明者張憲之事是也即首狀而觀獄成了無干涉王明清之所錄亦既明矣臣於此而尚容喙焉不幾於贅辭者嗚

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反覆當時之事痛心疾首欲讀不忍欲棄不敢哽涕呼天而畢此辨而謂臣為費辭乎夫先臣之事著於人心信於天下書於國史傳於野録皎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明而深究固不待多言矣道書之跡不惟荒謬不根託於已焚之無攷而不足以欺天下後世臣猶有可證而甚不誣者足以根之獨張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為先臣之愛將而一時被誣銜恨地下雖復官恤孤嘗被昭

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於萬世而覼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無一毫之憾門閥湮替卓雖無所子孫流離餬口何在搢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朝廷之優恩以其久而遂廢九原之下欲愬莫能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之知也故謀還兆掌兵而已副之説載於林泉野記百姓皆晝夜不安之説載於三朝北盟集大抵皆明先臣之冤而不明憲之冤殆以為憲果有是嗚呼臣而不辨誰

實辨之憲爲先臣之愛將而憲之誣未明則先臣之迹亦幾於晦矣此始終相須而臣之所以不容不辨也夫天下之情至不相遠趨安而舍危喜同而惡異人之情也親其親而疏其疏公其公而私其私亦人之情也張憲享廉車之秩居至安之位擊鍾而鼎食厚茵而高枕而謂其釋此不爲出狂謀以蹈不測固已非人情矣而謂其以謀告王俊而俊發之則其爲不近人情尤爲昭昭何則告人以非常之謀則其所

告者必其所素知而深愛者也又必其至密而不疑者也謂俊為憲之所深愛者耶同軍而處反目如仇姦貪之迹屢發其蘊則固非深愛者矣謂俊為憲之所不疑者耶雕兒之號著稱於軍憲為同僚夫豈不察則又非不疑者矣如俊之出身豈惟軍中知之宜舉天下無不知者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十等罪乃得為都頭自是以告訐為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鵰兒之稱實自是始使憲而愚無

所知也則於異謀乎何有憲而稍有思焉則必曰彼以告訐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謀告之耶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通情哉嗚呼是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然也抑猶有所謂大不近人情者而非特此而已也觀其所首憲之與俊言亦既委曲矣論難十餘反俊未嘗少順其說憲盍亦少覺矣方且諄諄不已盡以心曲之謀告之漫不省其從違而加之防慮嗚呼畔逆之狂謀果為何等事俊憲之相與果為何等親而

深信不疑屢詰不返有如此哉今夫人之欲爲非者將欲誘人以從已則必先求其可與言而不疑者而誘之又必先露其端倪鈎致其心腹發言之初必察其人之詞色彼茍是我而從之又將察其誠不誠焉如其誠也則亦庶幾乎展盡底藴而與之定謀矣茍其人詞色之少變或依違而從與或微拒而遜郤則告之者必逆料其心所不樂而未必我從也又將少隱其詞而葢其前説雖有心曲之至隱亦不與之言

矣何則以私而告人非公言也告人以公言而不從則亦公其事而已以私告之而彼不我從必有發我之私而背我者夫人之誘人以為非而告人以私者未有不料及此者也誘之以為非且不可不慮況誘之以叛乎俊之反覆不從昭昭如彼而憲之吐露無隱諄諄如此則憲不幾於病狂喪心者即是而論則憲之謀俊之告其然耶其不然耶識者必能辨於此矣況俊之告憲也其狀有曰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

是乞依軍法施行可謂確矣而行府鍛煉之案有曰是張憲即不曾對王俊言岳相公得衢婺州亦不曾言我理會得朝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不來也是張憲亦不曾道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并張憲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亦不曾道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及不曾於九月初一日赴樞密行府時言向王俊道你後面麤重物事都轉換了着我後去後將來必不共

遮滿一處你收拾等我來𠮟你等語言寃委不曾對王俊言説已蒙樞密行府勒寃與王俊對證得張憲不曾有上項語言已供狀了當此蓋先臣被罪尚書省勅牒之全文也嗚呼以當時之酷而太甚之妄已不能自揜矣自甘軍法之詞於此乎何施非檜俊力肆陷誣喻之風旨則王俊之駑賤敢爾欺天哉噫此其不能自揜者也如其它所云則臣之所辨亦既明矣憲無一毫之罪而檜俊誣之以大惡濫觴之禍蔓

及先臣臣安得而不伸籲天之一言哉至於謂先臣令孫革于鵰致書於憲貴令之虛中探報而謂先伯臣雲致書于憲貴令之擘畫措置其為不根尤為著明臣請不求證於它人而惟以王俊之首狀詰之尚書省劄牒之備俊詞既與明清所載為無異而劄牒又載俊之小貼子有曰契勘張太尉說岳相公處人來教救他俊即不曾見有人來亦不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言故要激怒衆人背叛朝

廷其狀末又書云初八日隨狀陳首則是通書之無跡後之首狀既已自言之矣而行府之獄乃謂先臣因書以誘之何前後之背馳也煅煉之極文致以成其辭後既無所不用其至制勘之命遂就以合於一檜尤擠崖之嶮若而尚書省勑牒所備通書之辭前後不一雖以遍舉而皆不過曰某日遣某人而先臣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不過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雲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嗚呼書既焚矣

是果有書乎此不待臣之辨也其在當時檜力成此獄者也而韓世忠不平之問檜僅答以莫須有世忠𢘓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則是檜亦自知其無矣反復無據而後以淮西之事誥先臣先臣下吏兩月而始摭為淮西之問亦可見其無以為罪也明清之録謂之别無干涉可謂曉然矣而謂其初不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則是亦疑先臣之逗遛而强為之説也臣之辨淮西既證以御劄又考

以傳記臣之刻宸翰既書以時日又表以甲子正懼夫愛先臣者求其似以蓋其非適足以亂真而喪實故有不容不然者使明清讀淮西之辨觀宸翰之刻則自宜知謗書之無實而不待遷就以全先臣也嗚呼先臣不幸而嬰讒邪之鋒其心必欲寘先臣於死而已汗漫無據固不暇邮也況攷一時之事豈特如前數者而已哉蹉跎踏兩軍之誣以威脅董先而成之比並建節之誣以獄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而會議

而昌言曰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既又謂先臣指張憲而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去跎踏了指董先而曰似韓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萬人去跎踏了嗚呼緼畀謀者固如此乎此狂者醉者之不為也而謂先臣為之乎万俟卨之奏亦自知其無以欺人矣故曰張憲理會得岳飛所説只是欺負逐軍人馬不中用又以比並之語為指斥乘輿跎踏之語為陵轢同列則是語也卨固知

其不近人情矣張憲之妄供以煅煉也董先之妄證以恐脅也趙甡之中興遺史之載謂董先之至也檜名之至堂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為證證了只令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并命證畢就令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對吏即伏嗚呼會合以成此誣檜已諭之矣故先之至一證而出曾不掩刻則是證也又豈無所自哉第甡之以為鄙城而所載之語又非當時所誣之說為直誤耳設使誠如尚書

省勑牒之所備則先臣當時發跎踏之語董先原闕對先臣竊笑不應而又有後言于憲曰相公道恁言語莫是待胡做既謂憲為先臣之心腹則憲豈不以告先臣而先臣聞先之語亦肯貰先哉嗚呼亦明矣如以建節之年上方勢祖則董先之下吏其供說已謂曾見岳飛說我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即不曾見岳飛比並語言矣此固不待臣之辨也如謂先臣巧祠罷政泊舟小堰而得張憲申綱馬之狀以乞出

而不接謂先伯臣雲諭智浹以吳玠奏乞赦張浚之例而使託統制等告朝廷以免後責此皆當時吹毛之已甚而求釁之無所故及於此臣謂使誠有此亦無足辨而況於無哉按野史方獄之未成也秦檜自都堂退入小閣食柑以手書柑皮者竟日俄以小紙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報死初未有旨也嗚呼檜其欺君哉何彥猷堂白先臣之非辜檜方錯愕而堂吏或附耳曰何不告以闕宗之法廢為文具而不之

省如是則尚等之罪不惟貿易是非鬱抑公義萬誅莫贖而漫不知刑律之重輕與夫祖宗之條綜敢尸中司之位而董大獄之政又將為申韓之罪人矣先伯臣雷當時以孩童之幼亦下之獄至於獄成而曰令來照證得岳雷别無干涉罪犯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嗚呼天陛何所而妄逮人乎既知其無犯則何為而逮之乎豈其初瞢然不省獄成而後始知之乎酷吏之漏網宜乎發明清之三歎也傳曰一薰一蕕十

乍尚猶有與忠之不足以勝邪久矣先臣之不幸臣有明辨固非求他人之瑕以自解然臣之所以別之者蓋以公示來世而懼忠邪之未分也秦檜為撻辣行府代草檄書以吠堯而室撚實在側洪皓託為寄聲而檜變色之不暇通和之始私於金人驛書往來呢呢如家人婦子語又設為不得輒易大臣之盟不幾於脅君乎張原闕　檜乘副車而摧之王循友乞加檜原闕　賞之不幾於異謀乎張俊不肯救趙鼎

而趙鼎不能使車駕親征復不肯行鼎叱而去之至平江而託墮馬傷臂遷延顧望鼎抗奏請誅之以警不用命此蓋不特臨軍征討而稽期三日也利秦檜專兵之策明築山陽以示無越淮北向意使原闕之來皆贊檜畫脅君之舉實預成之蓋不特漏洩朝廷機密事而止也此其大者爾其他於檜之靖康議狀存趙而俊之原闕紹興李成之謀皆其欺世盜名之大者臣抑有攷焉按王明清揮麈録之載議狀乃馬伸之

文檜初不肯簽不得已而後書後乃自擒以為功遂饕富貴乙亥歲仲之甥何琓持仲之手槀上之檜怒竄之嶺表更化之後首復琓官贈以員郎而仲之忠遂顯於時俊以怯敵不進盛言李成之衆以誑天聽高宗宣諭有卿獨無功之語俊始恐悚承命而後乞以先臣同討賊卒之馬進之死張用之降與成之逃皆先臣之功而俊遂叨之以逭責二者乃檜俊之所以籍口而實乃如此則其人益可見矣臣既泣血辨

先臣之事而終之以此使萬世而下知檜俊之為人則薰蕕之類斷可識矣

金佗稡編卷二十四

金佗稡編卷二十五

宋　岳珂　撰

籲天辨誣五

承楚辨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丙申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準御筆處分承州殘寇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勲望特隆已降指揮並聽節制

比聞王師寨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尚遠勢不相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㬑亡之憂於卿為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敵朕亦當議遣行在大軍以為卿援諒卿體國必悉朕懷十五日付光世臣契勘自八月二十四日遣兵渡江逼近承州至今與金人大小十餘戰累獲勝捷及措置招納女真部人蒙朝廷察見臣所遣軍馬久住江北孤軍獨行指揮臣會合岳飛王林郭仲威等人

馬臣自承指揮日逐移文催促岳飛等約及二十餘次終是遷延又巧為辭說抵拒會合指揮臣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訖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朝廷指揮尅期前來則承州之寇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隙間不容髮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致貽陛下聖慮憂勤實不勝憤憤今臣已將沿江應係敵騎來路嚴為把守必不使南渡兼已密遣人前去承楚以來探伺敵情若有機便可乘即便措置勦殺次奏聞事奉聖旨劉光世

所奏備見體國忠勤今來楚州既失其通泰最為要害萬一敵人侵犯必窺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節制諸鎮誡諭恊和一心勠力保守若無疎虞即當以功贖過更與優異推恩仍密切探伺如得機便即乘勢擊襲渡淮不得稍失機會

臣珂辨曰臣常恨先臣不幸受稽違君命不進師之誣者有二紹興十一年淮西之役與是年承楚之役是也淮西之役先臣勲名既高為時忌嫉遂挂吏議

以及於禍承楚之役先臣勳名未極權臣未用天聽無惑故卒以功聞然則是役也似不必辨而後世或以此役據為淮西明比則先臣之誣不可洗矣臣故得而極論之臣聞覈事之同異必以時日責師之成敗必於主帥古今同此一揆也何則事紛於冗必有其證證之者時也師合於衆必有其主主之者帥也使其不證於時則利口勝說各謀其身而事實淆矣不責於帥則發言盈庭無執其咎而軍律亂矣臣故敢

以繫事之時日辨先臣不稟朝命之謗而以節制之專言辨光世諉下罔上之奏而使信史有攷焉方楚州之危也趙立告急於宥府簽書趙鼎首命張俊將師以行而俊方以全軀保妻子為事且自度無破敵之能力辭不肯至謂救立譬猶搏虎而以併亡無益為解諉孤壘於旦夕之危而以為不必勤王師之行振纓攘臂以拒天命鼎卒不能使而乞與之偕以激之俊亦信然不顧也是時既以命俊矣乃改命光世

而命先臣腹背掩擊是㫖之下葢八月之十九日而

先臣方自行朝還宜興屯所將整旅以行實未至鎮

撫諸道里驗以遲速較然甚明皆可覆究自六月二

十九日先臣獻金陵之俘而七月六日張俊以先臣

之兵平冦于京口至二十日而始被鎮撫之除先臣

上奏以為臣所統之兵幾萬而營卒之孥計其口亦

盈七萬見屯常之宜興竊聞江陰鎮江艤檝缺者果

誰乎御前五降金字牌樞密院一十九次劄下坐閱

兩月光世蓋未嘗一涉江也其視以身督戰之詔為何事自先臣以下並權聽光世節制會合救楚光世僅遣一軍半途而止蓋未嘗與諸鎮遇也其視親統全軍會合之旨為何說孤城受圍敵兵方益存兵之機蓋在趙立立何在在山陽也救援之師並聽節制號令之出蓋在光世光世何在在京口也璽書絡繹而促之廟堂專書而言之光世率視為迂緩逮衆謀一語亟止其行何其去就之不審也臣不敢與光世辨

特兩書之以俟信史之攷而取證焉是非之辨當可
識矣遷延之罪當有歸矣臣想光世之上此奏也當
曳筆行墨之時旣以嫁咎爲得策矣而首列御札不
知所委之事機果何在而吾之身果何在所委以節
制者果何人而吾之所尤者果何人茍念及此不亦
汗下而戰慄乎臣按當時同被犄角之命者王林也
郭仲威也趙立也是時朝廷固知敵勢之盛而孤軍
不可以決勝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

鄒楚之驗明矣王林自降捐揮並不曾分遣一人一騎朝廷之命固言之矣郭仲威屯天長掠路人以自資尚安有闘志趙立於重圍之中救死不贍何有於掎角如是則先臣一軍之外惟王德爾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斬二校而軍益悖詈不可用僅能自守其柵蓋不敢望北騎而彎其弓先臣獨以孤軍出屯留州之外戲下不滿數千建康之戰瘡痍未復徙屯之所賜在吳興轉餉艱阻廪食不繼僅能渡江而

值泰州之匱視事一日而出屯八日而軍至不解甲而征益以泰卒又皆烏驚魚散之餘特激於先臣之義願効死力然則是舉也先臣奮萬死之勇急孤城之危不幸而陷力不足爾雖一時例被詰責而屢與金人接戰備見忠勤之㫖蓋已不逃於昭融之鑒故敵既陷楚旋軼通泰高宗皇帝沉機淵識先料其然輙於光世誣奏之後特降睿㫖責光世以後效委之以多方措置通泰必無踈虞先臣還師保泰敵騎二

十萬披城而陣先臣獨以扶傷飢羸之卒賈其勇於累戰之餘柴墟再捷河流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兩槍猶乘勝逐北敵既退遁入柵先臣盡護數十萬之生聚保柴墟是時光世非特措置之責漫若不聞一兵之援亦不及於泰既為分地不從朝廷應副餉道無所從出先臣乃封屍繼廩復護生聚渡之陰沙而已獨殿後敵雖彊盛望之而不敢邀也嗚呼楚既失矣通泰之責上之冀後效於光世者果何如也王

德一軍之在承楚雖不可用猶能壓境而先臣之於通泰則并與此軍亦無之矣光世之違詔果如何哉故承楚之事無與於得罪而臣所以不憚喋喋而力辨之者誠懼此奏不明則異時循轍之誣未免於疑似之迹是以不敢不詳著

金佗稡編卷二十五

金佗稡編卷二十六

宋　岳珂　撰

天定録序

皇上再見圜丘之嗣歲珂纂天之書始成浮九江自春徂夏以四月哉生明抵行在所廼齋祓治晉牘越四日庚子再拜北闕下奉書付登聞匭吏以入又八日戊申詔出下兩省俾給事黄門紫微郎左右記注

雜議五月辛未詔中書門下以大父褒嘉之典未稱俾相吉壤裂而王之僉以大父甞涖軍于鄂實廟食其地且至今民思遺愛於封為宜乃以鄂為請癸未制可六月庚戌兩省議始上遂以珂奏篇付史館八月辛丑寀掾列珂所辨伯父雲部曲張憲同時之誣請加旌異復詔進贈一等越明年珂歸自日邊抗壓南徐軍庚乃因朱墨餘暇發故篋得所上諸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恩詔先後凡啓謝公牘之屬蝗為三

卷即摭為録以天定名復即其意而為之叙曰嗚呼事有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曖昧於六七十年之久而昭明暴白於不崇朝之頃是非人力之所及也天實為之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則天之與人固迭勝而迭負而羣逞其私雖天亦不能違之矣是不然昔蘇文忠公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方紹興閒奇謗中起

大臣稱制專決狼戾虎耽齮牙摇鬚搏獵公議之士如颭狐兔而位中司者首能為公議一立赤幟大而公族之長樞筦之臣與夫微而丞郎亦有大聲疾呼以助明其寃者往往竄徙系道然登聞匭鼓猶日以寃狀聞以布衣而抗卿相甘蹈大僇而公議之喙卒不得而鉗也不寧惟是其在當時臧狐負恃是非曲直變亂錯迕雖糅五常反四極安之而不顧而莫須有三字吾猶知其胷中有隱然不可誣者存是人心

之天未始不定顧何誒於六七十年之久彼雖能以其私勝乎天而不能以其私勝乎心則亦同乎素定而已矣而珂顧猶以是名其編者葢以天理之在人雖勝也而未始有負雖定也而未始有變即人心之天以合天理之天則名編之意葢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百世而下有能哀大父之忠而欲知聖朝追褒之始末即是録也不直為覆瓿而所以名之意尚庶幾其有攷云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承奉郎監

鎮江府戸部大軍倉岳珂序

天定録上

進高宗皇帝御劄石刻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録院牒取索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高宗皇帝御劄手詔照用臣父先臣霖已具申本院乞候編次成日申繳臣昨又準江州牒備準本院牒取索臣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内刻石縁臣所刻未經進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先臣銜枉既湔

雪於公朝聖主賜書尚寶藏於私室輒羾翠珉之勒仰
壓丹扆之觀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早以樸忠夙逢明聖上奉指蹤之略粗殫禦侮之
勞匹馬北方契定謀於談笑之頃六龍南渡倚折衝於
紛擾之餘恭仗聖威克成儆績雷霆奮擊天驅草竊之
羣雲漢昭回日拜芝封之賜或稱其智謀而謂非他比
或付之號令而俾如親行便宜悉許於外施進止不從
於中御恢復之請輔朕委寄尤隆忠義之氣通神褒嘉

備見以至病目而護醫療治苦嗽而為國勉行愛切體
膚視猶手足爰獲珍藏之秘有踰衮贈之榮無何讒起
於樊蠅所恨疑成於市虎以天寵為濫予以奎畫為汙
藏搜自故家束之左帑鸞翔鳳翥掩跡雲霄蝸緣
蠹生韜光篋衍逮臣父擢登於匠監辱孝皇軫記
於闕門奏雙闕之書親聆天語拜闕行闕復覩
宸章讒誣若有待而明事實信無闕而顯天其或者重
矜一念之忠神實司之俾辨九泉之枉恭惟皇帝陛下

安民以惠率祖攸行遠取成王法具傳於三聖近
稽宣帝美復念於諸臣思堯有得於見牆嗟牧幾
形於拊髀偉惠陵之麗藻實昭代之宏規凡聖文
睿筆之所存皆雄斷廟謨之攸萃丁辰有幸既昔
時授任之難乙夜進觀或今日綴庭之助臣幼不
逮事長無踰人念臣父奉命以驅馳幾無寧歲致
帝畫藏家之積久訖未鐫崖敢忘遺志之承以侈隆
恩之賜摭之辨攷抑可參稽呵護有嚴徒抱烏號之泣

登藏是宓載光龍負之圖其所刻臣大父贈太師諡武穆先臣飛被受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御劄手詔七十六軸釐為十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黄 上表為繳進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高宗皇帝御劄手詔石刻一十卷伏候勑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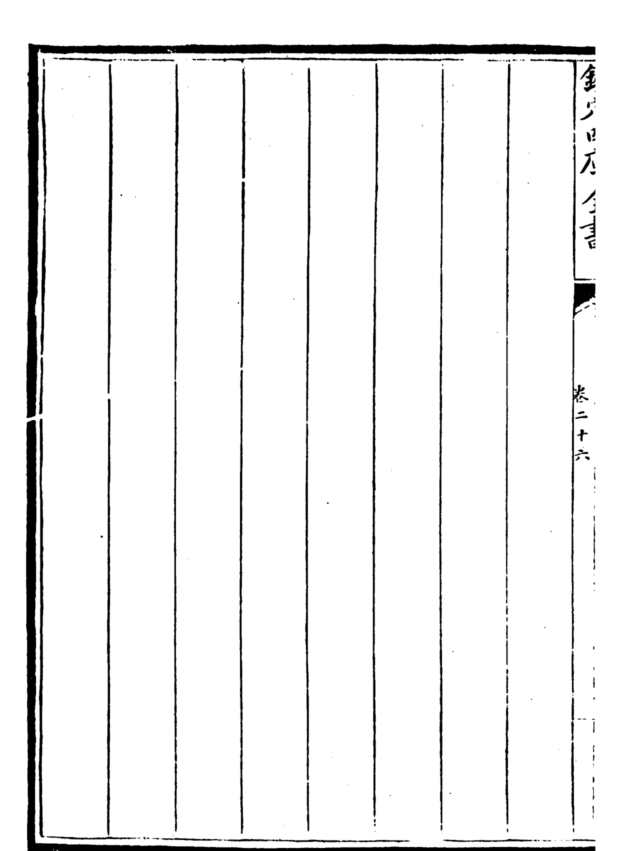
進行實編年籲天辨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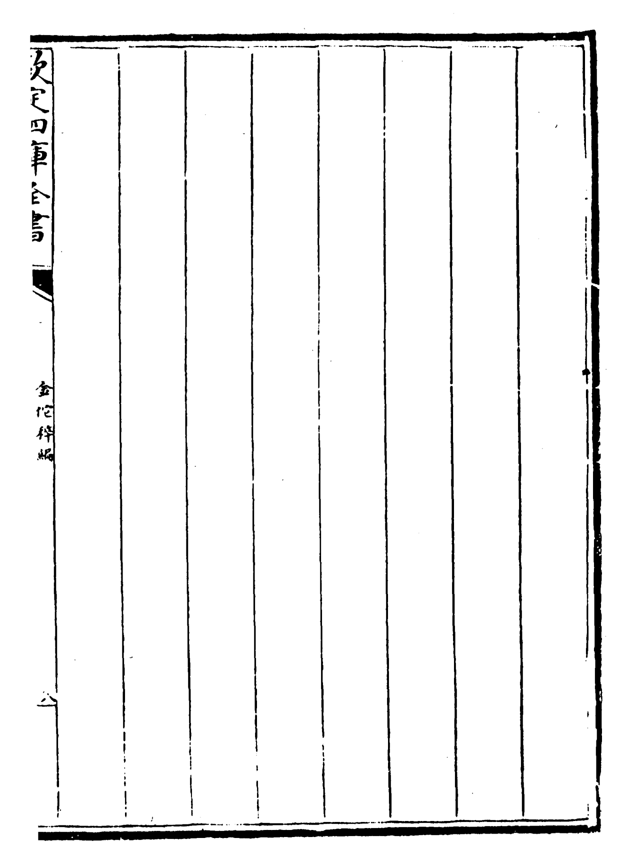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録院牒取索臣大父

先臣飛生平行實事迹照用臣父先臣霖嘗具申本院
乞候修纂成日申繳臣尋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内編撰
成書緣臣所修未經進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孤忠
許國有死弗渝衆毁盈庭傳疑未白抱寃衷而上愬恃
公論之久存輙因没地之言敬剡籲天之奏臣珂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逢時艱棘奮迹蒿
萊頃因靖康初入干元帥府痛念中原之榛莽遂許先
帝以驅馳忠憤所激則瀝血以誓師甘苦必同則投醪

而餉士東克全城於建業西恢六郡於襄陽封豕長蛇
豈特磨牙之不敢屯蜂聚蟻俱令釋甲以自歸義聲雷
動以風驅精騎虹流而電掃星羅萬幙一無攘臂之攖
雲合兩河並奮揭竿之應玉帛指東都之會干戈潰北
苑之屯王化復行官儀喜見邊塵半洗彷徨汴水之黍
苗佳氣載新感慨安陵之枳栢共溪兵鋒之破竹安知
簣土之虧山近睇故都反袂讀班師之詔紛來遺老停
車辭遮道之留自睽卷席之機旋被登樞之命屬邊陲

之乏師曁原闕





貼黃上表為繳進臣大父先臣飛家集十卷伏候

勅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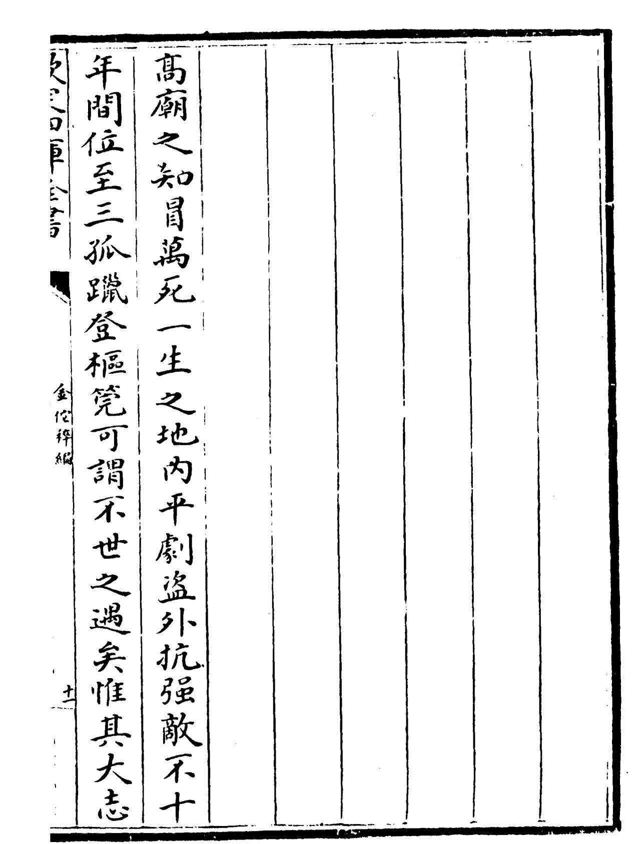
繳進奏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右臣珂輙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勳籍中更讒誣雖蒙朝廷昭雪録用然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録院牒取索所被受御札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寡陋涉筆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所刻被受高宗皇帝御扎手詔七十六軸釐為十卷

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
一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刋修了畢寫
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奉隨進表一通囊封躬
詣天庭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
冐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奏爲臣繳進高宗皇帝御筆手詔石刻十卷
并臣大父先臣飛家集十卷行實六卷籲天辨誣
五卷通叙一卷并隨進表三通伏候勅旨事

上宰執第一書

四月某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閤下珂聞之古之所謂大臣者其事業足以格天其利澤足以及人前乎百年後乎百世皆足以蒙其深仁厚澤蓋其大公至正以天下之心為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無阿毀譽無私愛憎故夫與天子坐朝論道完泰而進見否而退是其職也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是足原闕



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之地內平劇盜外抗强敵不十年間位至三孤躐登樞筦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

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沮忤時相講和之計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娸䜈旋生讒慝横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夫亦何罪而至於此極哉雨膏於春而行者疾其濘月昱於夜而盜者惡其明彼時相之心以為不如是則和不可成爵不可保耳是以蒙被汙垢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姦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録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往往是非無據而黑白易位雖

決黄流之奔猛不能以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
其官以孔孟之學事堯舜之君雲龍風虎之遇寘有光
於中興十數年來農扈屢豐邊陲不竦日月五星安行
於上百川河海順流於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
被滲漉之澤矧惟國家之公卿將相乃獨畧之而有所
未暇故士之立一名一節者不惟今日之在陶冶而後
世亦將有頼焉不惟後世之在陶冶而前代又將有頼
焉仲虺周公之所以輔其君者閤下豈亦多遜珂是以

冒昧譔述先祖行實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裒集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陳之乙覽而以其副敬伏光範門下伏惟論道經邦之暇賜之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辜從容入侍清閒之燕一借數奏之餘論俾九原之枉獲伸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察其區區而恕其狂且僭焉不備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四月某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

齋沐裁書再拜獻于其官閤下珂聞事有抱一時之枉而不獲伸者雖異日公議復明而事迹未覈足以貽目睫之論苟有以伸之則不必其善之已出也不必其事之已屬也令夫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疾痛害事也而見者諭其方聞者效其藥非必其父兄子弟也非必其鄉黨僚友也雖塗之人亦然何則惡枉喜伸天下之同情人心之至理有不能遏者昔范文正公忤大臣而去國余襄公救之尹師魯救之歐陽文忠公又救之

不得其言則亦委而去此猶未也齊大夫崔子之不避太史書之以死其弟嗣書之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復執簡以往夫䟦陟死生之際人之所甚畏慕也而奮焉為之而無所顧避蓋抱天下之屈者必將有以伸之不必其善之已出而事之已屬固如此也珂嘗讀史傳至是未嘗不有感於先祖武穆之事蓋其奮自單平以孤忠上結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内平羣盜外抗彊敵不十年位至三孤蹤登樞筦可謂不世之遇矣

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屈忤大臣講和之策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糵旋生讒誣横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彼惡其軋已而動於附勢者朋而翼之亦既若燎之不可嚮邇矣然而廟堂之同列棘寺之僚屬上至天族下至布衣皆能誦言其寃而不畏斥逐一時之間亦可想見其事矣而蒙被汙垢于今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事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録用其子若孫宜亦可以無遺憾

矣然而山林之史其為傳疑者未明也褒贈之典視其同功者猶歉也則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獲盡伸者珂是以冒昧一鳴于閤下恭惟閤下以直方之德高明之學宏遠之器經綸之材出為時用一朝之國是一代之人物一世之公論皆司直於門下則先祖之所未伸者必將動心焉珂不揆謹譔述先祖行實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哀集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叩閽上徹乙覽而以其副敬陳於執事伏

惟論思獻納之暇賜之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辜俾九原之屈獲伸於明時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察其區區而恕其狂且僭焉不備四月初七日請登聞檢院繳進十五日降付尚書省十六日送中書門下後省看詳

金佗稡編卷二十六

金佗稡編卷二十七

宋 岳珂 撰

天定録中

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饕世禄每念沉寃未雪直筆久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比干宸覽誤簡淵衷萬死尚寛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輙賦百韻詩一篇繕冩

躬詣天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

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震越屏營之至承務郎

新差監鎮江府戸部大軍倉臣岳珂上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土復地大蘖牙萌㝡爾瀛

壖國違吾海上盟烽烟昏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中興主

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嘉兆得庚庚四七膺休運三

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天授睢壇策風興

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壓氓寶匣鳴長劒雄冠影

曼纓衣褁供羿射燈火近韓築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
騂始從魚鑰守小柝羽林兵甞敵無車乘麾軍不鼓鉦
熏門摧彦政氾水從閭勍騶召班龍節犀軍下雀桁王師
俱蓄縮游騎愈縱横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
砥柱大厦手支撑敵熖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
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業城大江誰飲馬
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
覿築鯢鯨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荊皇靈期濯濯王事

分傍傍沙漠驚風鶴山林息聚蝱神州宜亟復六郡乃
先爭桀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銳師掀狡窟高堞覆堅
棚鼎道兵方進湖湘冦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
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洺謀
帥難張俊還兵慮酈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更汚鄂
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渡河嬰細柳千
屯竈桑棗萬瓦甍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夫澮縈如
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稼淅玉飯香秔芻輓從今省

兵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赬姑定鴻溝約交馳絶域伻鄰歡新玉帛宴衎樂簧笙未幾邊揺草惡知野食革禮容方濟濟革乘忽軿軿睿斷昭雄赳天威震隱磕六師紛霧集萬竈盛雷轟戎駕爰方啓神鋒莫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兵颼隼鷙糜壘泣鼯猩跬步歸京闕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績歸捧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撫膺皆

壯士牽袂有啼嬰糞岌登樞極雍容儼珮珩身雖處廊
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略深違時相情和親徒效敬
投几不聞瑩正爾先鞭著居然誇篋盈兇威搖吏牘風
旨動臺抨鼻衄飢吞噬鷹鷙樂使令衆髽常忌冠同浴
不譏裎遠慮為徼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
喬鷽盡玫謝赦表兼觀賜劄評許身無少愧憂國甚於
醒彼譖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翔身蚤簸兔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恤魯祊同時惟切齒來者但懲羹長夜

何時旦況陰幾日晴是非從久定禍否待終傾先帝資
神武深仇愴父兄每懷得頗牧胡忍弃韓聢哲監何嘗
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惸故壘營新祀
纔封闢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甘雨與餘槁青
天豁久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陛下今湯禹王臣
昔散閑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鍧心術參堯運規模紹
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將欣非遠徵臣矧敢
輕傳訛稽史謬敗俗訂言譸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籯

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顧輟清朝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恩錫茅封寵光昭衮字榮誓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封王信劄

五月初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襃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

右劄付故追復岳少保本家

嘉定四年五月十一日

鄂王信劄

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

右劄付故追封鄂王本家

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宰執第二書

五月某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戸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閤下珂聞之常言有曰人之是非其惑常在身前其定常在身後蓋謂身之前則繫之於人而私情愛憎之易偏身之後則筆之於史而公論是非之自定嗟乎史固足以示信也所書果得其實耶則一褒一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既死誠萬世之衮鉞也苟傳聞之或失其當是非之或軼其真筆削錯施而褒貶易位何以示天下之勸懲乎哉昔者

觀班孟堅之史自武帝以前葢祖太史之舊也而傳陳涉則至今廟食一語輙不敢删不知所謂今者何代而孟堅時涉之祀存乎否也雖然此猶曰有是事也則為可據也近觀唐大歷間樂平令魏仲兕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及考之柳子厚所傳則史葢全用其文而不知仲兕為令於此得之親見彼子厚特傳聞之訛也以此知古今之史邈親見而信傳聞者其失實多矣不特此一二事也以此而亦榮辱於萬世不亦甚可哀歟伏念

先祖武穆蒙被紹興權臣之禍一時山林之史往往得於風聞記録二三則已失其實矣重以王俊之徒文傅會之辭張俊万俟卨之徒主煆煉之獄日歷之官取證於此則又非其實矣當是時權臣實專史館之柄一筆一削皆出其手史官之能為董狐者幾何人哉則又必有變亂其實者矣是則榮辱萬世之權倒置如此不有王公大人慨然以為已任者則紛紛黃巧誰與正之恭惟閣下以忠厚之心而權衡一代之是非以淹貫之學

而董正一代之筆削自一介之臣以上其用心其行事皆將不逃於融明之鑑而況如先祖之忠赤報國昭如皦日而讒仇相誣明若觀火閤下豈能不動心於一伸其枉哉珂謹摭諸所傳所記以為行實而凡向來讒說之所以厚誣者則又為辨誣亦既上之丹扆而輒復以其副眞之閤下矣伏惟牢制之暇試一取而觀之校之史官之所載則枉直白黑有不難辨而且以此書下之策府俾之從實删修則閤下之所以榮辱萬世者其權

行於此矣夫豈非盛德事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以馬借人此里巷之淺事也而春秋之史官書之苟其亡矣宜無與於興衰治亂也而孔子惜之以先祖報國之忠而大節未明其事之存亡况有大於借馬乎閣下能以孔子之心為心則先祖之抱寃於地下者其必有以補其亡矣珂復何云不備

乞付史館堂劄

珂游有忱恂之悃上干鈞嚴珂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先大父追封鄂王仰見聖朝褒勲念舊之意伏讀
恩詔感泣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高宗皇帝宸翰
七十六軸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並為大父辨明誣
枉參稽所係不敢不進其所修籲天辨誣一書年月事
實必以宸翰為證者蓋恐山林之史混而無攷必得奎
畫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而有證旁摭家集與攷行實
並無牴牾妥有依據然後敢書區區累年之厘正以孤

忠未盡明遺謗未盡雪為子若孫之責不敢愛萬死而使先世之事終於莫明茲者幸蒙大恩裂全鄂之壤開真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英斷襃襮八字焜耀千載已足以洗湔無餘令來所進文字又蒙後省申明乞行宣付史館先志獲償九殞無憾第刪修之舉事干萬世至公之筆不容不冒昧游以申陳重念先大父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方專上宰監修國史日歷則

沒先大父之功而重先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待言而明者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舉日熊舌人克知台州以公事為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兄甫為先伯御帶雲之嫡子故於作中興小歷之際專欲歸罪夫史館所大據依者國史日歷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實録必以是為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熊克有子孫一時之憾曖昧之迹無以自明銜寃地下永無信眉之日今幸蒙朝廷旌褒之典雖足以示勸一

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以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楚五辨並有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御筆並裝背見在并有刊刻石本繳進訖即不敢妄以臆説强辨欲望朝廷俯念先大父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誣特賜數奏宣付史館參照從實刪修庶幾先大父之心得以暴白於萬世其於國體人心誠非小補如蒙朝廷降付史館後將來參照得珂所進辨誣内有據依不當及非出高宗皇帝御筆甘伏罔上之罪忠

邪之分宛節之辨在此一舉珂屬在子孫不敢緘默倘
蒙施行實出至公之賜干冒威尊珂下情不勝戰汗
後省看詳宜付史館指揮
中書門下後省狀準付下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户部
大軍倉臣岳珂狀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
越甘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
風雲獲附勲籍中更讒誣雖蒙朝廷昭雪録用然尚未
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録院牒取索所被受

御劄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寡陋涉筆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所刻領受高宗皇帝御劄七十六軸釐為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刋修了畢竊縁臣上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奉隨進表一通囊封躬詣天庭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録奏聞

伏候勅旨送後省看詳申令看詳岳飛忠義之節攘除之功載在國史昭然甚明伏覩近降指揮追封王爵不緣陳乞特出聖恩誠足以示勸千載所有岳珂繳進編年六冊家集十一冊委是採摭精詳用志可嘉能標表其先烈宜備太史紬繹兼有御劄十卷已行鐫刻其書多引以為證又有以見高廟聖筭神略任將治兵之本意其辨誣內併理雪飛之子雲與其部曲張憲之冤亦是明白照得紹興三十二年已降指揮將雲等追復官

爵訖今來若更與追贈合取自朝廷指揮其岳珂所進
御札石刻并天字乞宣付史館施行并十軸二十三冊
表三通申聞事除理雪岳雲張憲一節見行看詳外六
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宣付史館

追封鄂王告

勑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
百年而定睠言名將夙號藎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
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畀懋章故追復少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戸食
實封二千六百戸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藴蓋世之材負
冠軍之勇方畧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
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勲外憺威靈内殫
謨畫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
劒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寖成市虎之疑雖懐子儀
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逮
國論之既明果邪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恩念不忘重華

之君追褒特厚肆眇沖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
我恩綸襚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起敬德之舊封豈特
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
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際諒惟泉穸歆此寵光
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

碑陰記

鄂据上流為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

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覿黄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嶮金城千里寘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為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攷論地勢況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者所据守各不一然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上逋巴蜀

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壄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爂峴首寧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柘臯大儀之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于敵被邊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顓否固不待辨而敵人之馳騁長技反縮恧而不敢施方屢之士遡其時而覶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勲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纘天之書思

所以大慰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温厚灝噩不惟足以涣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妄一男子不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恕珂誠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墉陳石至今巋然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明地下

之寃成先大夫易簀之志興念一及兢懋夙宵大懼馴
婾闒虀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
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敭今天子丕顯休
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壄有臣
曰良從高于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
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戸而不願迺侈遇鄉以旌天授然
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
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叙次其實且以先王在

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
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閼歲且
月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朝散郎行太府寺丞兼國史
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章升之書丹并題蓋

金佗稡編卷二十七

金佗稡編卷二十八

宋 岳珂 撰

天定録下

謝封鄂王表

臣珂言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大父先臣飛追封鄂王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剡奏籲天辨先世百年之枉疏恩裂地啓真王一字之封煥然寵命之頒賁此勲盟

之舊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國家之尊爵實為將相之殊褒以馬燧之元功肇始開於北土若子儀之碩望壤纔裂於西汾顧自古以不輕至于今而尤重方位躋三事聞推列郡之恩及襚錫九泉式被小邦之命已為曠濶咸謂遭逢敢意子孫數十載之餘屬當聖明一再傳之盛忍使子文之無後深閔介推之不言濬發德音誕颺褒制伏念大父先臣飛逢辰多難賦命數奇曾未究於義心已横罹於讒口堯仁天賦首加追復之

榮舜孝曰嚴袛述親傳之訓故璫仍復去璧全歸雖聖德恢宏莫報兩朝之大造然寵章赫奕尚懸諸將之同功深惟餘謗之未湔遂致孤忠之無改辨必期於早辨疑或免於傳疑萬字翔龍褒靖孫之藏詔五年剔蠹緝泌子之遺編恪上囊封仰塵宸聽敢謂帝心之采菲遽肹王社之苴茅綸焕九重裦褒八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壤分楚子之遺爵列唐臣之上恩加栢廟益

光難朽之丹青聲到柳營尚泣追思之涕淚自非出聖
天子之特斷安能使大丈夫之為真豈意藐孫訖疇大
願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鋭志中興藏置室以
書勲不限非劉之典聽鼓鼙而思將爰形洛岳之音慨
思遺愛之區越在上流之地乃肦新制庸侈舊封豈徒
慰地下不泯之寃抑亦奮海内敢為之士臣敢不矢心
蓬蓽歸賜松楸萃同里以熒觀曁闔宗而泣拜生雖未
壯已期執童子之戈死或有知當亦結老人之草臣無

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上表為大父先臣飛准告追封鄂王稱謝事

謝宰執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准告先大父飛追封鄂王者抱書
千里臣章幸徹於楓宸疏渥九泉王社寵分於茅壤百
年闕典以一朝而舉萬世正誼自今日而明亹緜論道
之公倍激感恩之悰竊以國家設非常之爵為其將相

有甚偉之功其名雖並於三公厥序實超於五等非天下報勲之彛制乃人君作福之大權盟礪泰山漢不行於異姓圖新煙閣唐閒錫於諸臣逮藝祖乘時龍而御天至高皇渡匹馬以開境皆循此典式顯爾庸然變之所遭有險而有夷故終之所獲或難而或易西平開祚正安危身佩之時汾陽啓封方壽考家居之日趙中令剖符於韓國韓太傅裂壤於蘄邦皆身荷美名而親承寵數兹逢辰而有幸故錫命以非艱乃如大父之忠勤

昔被元姦之讒慝橫加不辟濫及非辜功在鼎銘忍見汙於白簡名存廟藏遽變置於丹書假偽亂真以非易是士夫箝結莫紓敢怨之懷民吏欷歔徒抱不平之氣邪誣滋逞公議幾亡鬱抑不明者非止一端棄置弗録者殆將二紀大明揭日賴高廟之深知睿澤回春有阜陵之善述已頒紫誥盡復青氊然懋章雖渥於累朝顧褒典尚懸於諸將懼未湔於餘謗爰久玷於孤忠宜緒灰寒徒懷鄉日君門天遠無路排雲誠同螻蟻之微採

之蚍蜉之細人謂落落而難合已獨拳拳而未忘進則犯明主批鱗之誅退則負先人易簀之訓不量愚分竟上遺編累牘籲天方屏營於私室大封裂地遽錫寵於公朝温綸寵渙於九重華袞載加於八字謂其忠衛社稷義死封疆忘家徇國之一心歷千萬變而不易遺烈餘風之大致閱七十載而如存逈即上流載荒舊壤慰將士名棠之念解邦人冠竹之思栢箕遺祠凨厲氷霜之操柳披故壘新回雨露之光比肩南渡諸公之間瀾

步西京功臣之上歷觀時變之高下載論功名之始終得之最難莫此為甚豈以妄庸之小子能感上心實緊坱圠之大鈞特施化力兹蓋恭遇某官興邦元哲經世大儒主盟國是而異議不揺餙修邦經而百廢具舉拯溺救飢之實念小猶及於匹夫顯忠遂良之盛心遠不遺於前代採天下僅存之公議憫王朝未録之勲盟肆贊決於中宸俾增榮於南紀豈特慰窮冥不朽之魄將以興草萊頋奮之人良駿歸燕本由市骨真龍見葉始

自好形跻收十翼之賢武見兩全之舉復還文武全盛之境以畢高孝欲為之心珂敢不矢心衡門歸賜丘壠萃闔宗而泣拜暨同列以榮觀動故笏之悲既深感皇朝之闕勉追祖武之勤勞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謹啓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先大父飛追封鄂王者晢鑒

當天洞燭九泉之枉寵章裂地榮超五等之封亶歸正論之明倍激危衷之感伏念先大父飛奮身跡逖許國忠勤北巡之駕未還死不瞑目東都之會弗振夙所盡心仗義鼓行推鋒深入襄陽六郡之戰可見規模朱仙七月之屯實當機會萬里駭傳於風鶴三軍喜聽於城烏以至閉閤潛思手疏儲闈之根本朝衣祇見躬安寢廟之威靈不忘造次愛君之情初無嫌疑避事之意胡為一簣之虧土重令衆口之鑠金毋實知參聽終疑於

三告人惟哀虎賵莫致於百身忠臣烈士聞者拊心老夫稚子語之流涕幸聖朝之公論不泯而思陵之睿見本明發德音於久而論定之餘詒帝訓於率乃攸行之始首頒紫誥盡復青氊日窮星回暖律甫還於枯枿雺開陰伏太陽復豁於幽盲雖飲恨於昔時粗信眉於後日念公師之位雖極尚愧同功而秘官之載失真必乖信史掇拾靖孫之藏詔纂修泌子之遺編書凾乙覽方屏營於私室事稽甲令俄出爵於公朝綸音寵渙於

九重褒筆特增於八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乃分全鄂之區光啓真王之社栢森遺廟益凌盤古之風霜柳拂舊營重沐當年之雨露邦人鼓舞將士歡呼循省聖恩重顯褒於幽壤主盟公議蓋允賴於洪鈞兹蓋恭遇某官學造高明氣鍾剛直偉材碩用㤿㤿文武之兼讜論嘉謀凜凜正邪之辨爰悼中興之烈載稽上送之書肆贊決於楓宸俾增榮於茅土豈特發幽光於已

徃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兩適其宜甚盛斯舉珂敢不銘藏厚德警策駑軀竹帛垂功名固難企前人之烈干戈衛社稷尚期効童子之忠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啓事專人捧諳台墀祇候塵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備謹啓

都司取索文字

檢正都司見行朝廷文字今要見岳雲張憲追復因依并真本追復贈官告照用仰親事官於投進文字人岳

監倉下計會取索限壹日繳申六月某日

申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戸部大軍倉岳珂準檢正都司

告示取會先伯雲張憲追復事須至申聞者

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聖旨指揮岳雲

特追復元官續準告追復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係同

先祖太師鄂王飛一時同降指揮昭雪追復乾道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張憲特追復元官續準告

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係孝宗皇帝灼見誣罔特旨辨明追復其元本告詞並有底本在中書省并有施行公案在吏刑部并係大賞罰亦自該載日歷會要所有告詞已蒙後省保明備録申省訖今準前項指揮珂除已遵禀外照得岳雲係珂先伯其告命自係先伯雲直下長男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甫收掌先兄甫已行身故見係先伯雲直下長孫廸功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岳覲迪功郎新處州慶元縣尉岳覿收

掌張憲係先祖飛部曲其告命自係張憲直下男忠訓郎前黄州聽候使喚張敵萬收掌珂即不曾將帶隨行所蒙取會今供具並係着實或慮省部目即案底不存只乞下吏部照應岳覲岳靄張敵萬三名出身脚色三代便見着實所有先伯雲後因先兄甫任陞朝累贈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後來别無子孫陞朝即不曾該加贈併乞照應施行謹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勑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岳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某日

加贈張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襃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張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某日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

勑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懲忘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材為世傑禀名父之筭勝折強敵之横行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魂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

永陽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張憲贈承宣使告　　沈宼

勑權邪煽虐久肆邦誣忠義闕

之昭白宜功令之懲忘故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閬州觀察使張憲有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闕

龍庭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蝿營集棘竒

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宜料戴盆而見白日洗忠

寃於丹筆新制闕　　愈明亦九原之可

起噫引劒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寃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寧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謝表

臣珂言今月一日準告伯父先臣雲特贈武康軍節度使大父先臣之部曲張憲特贈寧遠軍承宣使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辨枉九京素秩幸塵於楓宸進官一等洪私併溉於株連謗自此以益明恩若何而可稱

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國家襃卹之典兼存忠邪

別白之規榮靈雖止於一時清議實關於萬世若稽漢

代有嚴異闕　　朝亦重沉冤之詔雪然帶

礪之盟鮮傳於後綸闕　　龍光曽極於撫

綏麟筆莫聞於訂正未有濬闕　　沓頒鼎

至之恩澤旁沾蘭砌之藐孤下逮闕　　戴盆

之望重回拱木之春兹闕　　今之

一遇如臣伯父曁昔偏裨嘗先百戰之闕

運南陽拓境年十二而立戰多北賴推鋒衆五闕

凜聞於李愬環堤首馘於龍仙以至筭稟

金之帶奎章嘗美其濟功辭三

趨庭闕

命之華詔旨復嘉其有子屬議和之遙起紛謗語之蝿

營大功垂成掣單父善書之肘奇禍驟起凜絳侯背積

之威誰為城下之狐移及水中之蟹内外聞聲而附會

旄倪重跰以旨遷三年東海之隕霜莫之敢辨一節汾

陽之貫日終以弗渝惟忠誠炳若以如丹致寃狀皦然

而自白投讒畀虎巳闗髙廟之深知時御乘龍繼
被孝皇之殊渥復故廛於一日滲餘澤於重泉其如稗
官竪白之辭猶奈柱下汗青之史摘謬孰明於野記傳
訛何止於北盟是正邪雖辨於人心而黑白尚紛於史
筆不有芝封之昭雪終銜萬里之寃誣敢忘易簀之言
冀動凝旒之聽九闗虎豹顲天幸遂於升聞一劄龍鸞
裂地竟承於寵渥進牘肅藏於東觀辨書俾訂於西垣
固知素定於聖心尚欲復稽於衆論合兩省至公之議

振百年未雪之冤少府分旌指洋川而具禮留臺錫號新容管之承流十行並下於温綸一字更踰於華衮謂其材為時傑忠世世以相傳勇在衆先戰多多而益辦表犂庭之素志髙折馘之竒勛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恥白日舒光於厚夜丹書泯迹於遺編恩出非常澤推㷋被興懷疇昔忽聞垂絶之言曽是公徽汔遂未酬之責兹葢恭遇皇帝陛下聖謨如舜清問若堯涣號誕敷鼓雷風於萬寓豐中溥照麗日月於九天清廟勤

乙夜之覲白簡寤壬人之緼嚴忠義權邪之辨播在王言俾是非曲直之公著為世誡雖歴時之已久皆錫命以惟新義激方來仁霑既往臣猥玆控籲親獲欽承舉頭仰戴於皇明拜手敬歸於君賜菲葑有采愧徵悃之易通葵藿徒傾知大恩之難報一門自誓九殞為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黄上表為先伯臣雲大父部曲臣張憲蒙恩加

贈稱謝事

謝宰執啓

珂啓今月一日準告先伯雲贈武康軍節度使大父部曲張憲贈寧遠軍承宣使者遺謗大明等錫及泉之寵化工容轉孰知宰物之仁蓋初心僅止於乞漿不自意復從而被澤九地各沾於雨露二天倍費於陶鎔德大若醻感極無語竊以國家舉褒卹之典示不忘功臣下有幽枉之寃亦令洗迹訂正再公於麟筆恩榮洊出於

龍光兩者交修皆前代所罕聞之盛事列聖以降在今
日為朔見之彌文渝滌誣言竄削疑史一字啓真王之
爵千社封異姓之臣絲綸之命渙發無窮旌旄之渥鼎
來有耀增蘭砌貌孤之幸兼柳營末校之榮晝同大夜
之焜煌坐使孤忠之皎潔雖皇朝念舊知公道之云開
然縟典並行詡私門之特至伏念珂伯父赤心之許國
偏裨戮力以同時膝上從容已得黄石公不傳之祕帳
前指縱蚤稟霍嫖姚必勝之謀年十二而立戰多衆五

千而嬰大敵遠闢南陽之境徑披臨汝之鋒期濟中興庶觀全節西平有子屢勤一劉之褒北伐濟功洊沐萬釘之賜不料蠭起割地奉仇之論遂成蠅營合黨締交之謀使簀土之功虧極簧言而文致怨貽水蟹殃及池魚盡劉楊彪愛子之懷下逮韓信傳餐之士穹靈在上忍為指鹿之欺牘背慘慼俾蹈證羊之直人皆重足彼誠何心是非變亂久而未分前後因仍莫之或辨茲幸成易簀之命乃上副當宁之求指陳竒詆之辭折衷厚

誣之語宸章奎畫坦若甚明義膽忠肝昭其如在遂徹淵蜎之覽復歸筆削之公不惟消衆沫之漂山且受霈窮泉之漏澤上焉建節旄於外鎮下焉雄制鉞於留臺荐拜洪恩僂加袞字毀銷謗史存歿知榮秩進帥壇夢寐不到仰湛恩之畢萃激長夜之感咸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恥八十年齋志歿地共銜萬里之寃今一朝披霧覩天頓改松銘之觀士氣如洗臣節爭磨誰寔

闕

我有鈞播茲蓋恭遇其官以忠致主陳善閑邪

心潛格於君非力主盟於國是一堂聚會極聖君賢相之都俞三館招延謹君子小人之進退凡肯建明者若出游戲然有功悉許以風聞無冤不與之雪洗春之生夏之長陽和宣擇地而施甲者坼枯者榮鴻造亦何心於此遂省幽明之所被實歸坱圠之無垠珂𤞟以㒟闒親承錫賚拔茅連茹仰戴皇明自葉流根亶惟慇施報貽魏顆諒不忘結草之餘詠感周詩尚終憐喬木之舊詞源已究謝悃未殫謹具啓專人捧詣台墀塵謝伏惟

台慈俯賜鑒念又備謹言

後序

天定錄既成書將鋟而傳惻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之所以鑱著其勲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没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可

得雖培塿剔鮮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為浮埃收為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區蕪纇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瓿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為失所恃也謏學陋聞童蒙顓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

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為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隱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

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逮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既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

俱所不計而况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泯然也方公道宏開真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隧道奎壁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嗣請於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金佗稡編卷二十八

金佗稡編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習王之豐功茂績著為金佗稡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宥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為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葢江西本也通為若干卷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為之序予惟

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髙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馮也奈何髙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髙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事績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閣之命亦豈無諉侫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之勢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敢與敵獨挫於王之手若乳子耳胥

此以復中原卓有賴者特以車駕南行惓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為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待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循常嗜瑣而不能有所為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讎自此不可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

南朝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比之料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書生之言而終為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矣然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世家云會稽戴洙序